

朱一清注评

诗经



古典文学导读丛书



黄山书社

1206.2
229

诗经

○ 古典文学导读丛书

朱一清
注评

黄山书社

诗经

责任编辑:宋启发

封面设计:丁 明

古典文学导读丛书

诗经/朱一清 注评

——安徽:黄山书社 1998.3

ISBN 7-80630-126-7/I·2

I. 诗… II. 朱… III. 文学

*

黄山书社 出版

社址: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安徽星火印刷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7.125印张 177千字

1997年4月合肥第1版 1998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8001-20000册

定价:8.70元

ISBN 7-80630-126-7/I·2

· 因印装质量问题,妨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总 序

严云受

当人们走进书店时,面前立即就会出现一片琳琅满目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的世界。名著校注,作品鉴赏,古文今译等等,丰富多样。同一种优秀作品,往往同时有两、三种普及本并存,争奇斗胜。许多作者和出版工作者,为了把优秀的古典文学遗产介绍给广大群众,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黄山书社组织作者撰写的这套“古典文学导读丛书”,正是这种探索和努力的一个新成果。面对已经问世,各有特色的众多古典诗文选注本、赏析集,作者与编辑思考、商讨,确定这套小丛书要在“导读”上下功夫,见特色。“导”者,引导之意。编者为正文所撰写的注释和导读,都只是为了帮助读者扫除阅读和理解中的障碍,引导欣赏主体进入诗文的艺术世界,积极、自主地赏玩、遨游。

由于时代条件、社会生活及语言文字等多种原因,一般读者阅读古典诗文时,常常会感到很困难。需要借助于注释和分析,才有可能把握语言符号的含义,领会诗文的意蕴。因此,为古典诗文作注释、加分析,是使它走向广大现

代读者的必不可少的工作。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好的注释和分析,不仅首先要求准确、贴合原作文本,而且还必需有助于启发读者的积极的活跃的艺术思维,激发读者在诗文艺术世界中寻幽探胜的创造力。也就是说,好的注释、分析,应当解释功能与引导功能兼备。否则,读者虽能理解语言符号的词语意义,却难以对丰富、幽深的诗文艺术天地作深入的、多层面的发掘,能以激活诗文欣赏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难以充分体验艺术欣赏中的审美乐趣。因为读者的主动性、积极性,是文学欣赏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方面。一部或一篇作品艺术生命的完成,审美价值的实现,只有在阅读、欣赏过程中,依靠读者的理解、领悟、参与、创造,才能达到。对于这一点现代西方的接受美学,曾有过深刻、精辟的说明。我国古典诗学在论述诗歌阅读、欣赏时,也非常强调读者的主动性。一部或一篇作品的语言符号是已经定型的系列构造,它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的转移而变动。可是,当它进入阅读过程时,却可能因读者的生活经验、文化修养、艺术爱好以及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解读与评价。当然,正确的阅读不能离开作品文本的语言符号的指示意义而胡思乱想,然而,在尊重诗文作品本来含义的前提下,读者却可以主动地、积极地参与、创造,用自己的生活体会、人生感悟去充实、丰富作品的艺术世界;这样不同读者对同一部(篇)作品的理解、领悟,常常是相通性与相异性共存。阅读、欣赏时如果偏离语言符号的指引,那显然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个人独特的发现、体会与领悟,那么,这种阅读只能是停留在较低的层面,无法向高

处升华。对于这一点,我国古代诗论家早有明确的指点,欧阳修很喜爱梅圣俞的诗,但他最喜爱的诗句,并不与作者“最得意处”相一致。梅圣俞吟诵的佳句,又不是他所赏爱的段落。因此,他指出,诗歌欣赏中“得者各以其意”。王夫之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沈德潜说得更具体一些:“读诗者心平气和,涵涌浸渍,则意味自出”,“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深浅高下,各有会心。”可以说,在诗文的阅读、欣赏中,能不能做到“自得”,是阅读有无收获的一个重要标志。既然如此,古典诗文的注释、评析,实际上也就是为读者的“自得”提供帮助;任何一种注析,都只是编写者对文本的一种解读,它不能也不应当代替或妨碍读者的“自得”。如果编撰者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体验,作为一种标准,要求读者以它为规范,那是违背诗文欣赏规律的。

本着这种认识,黄山书社这套丛书的编撰者力求在“导”字上用心思。注释简明,除必要的难点说明外,不作详细的考证;导读只提示作品的突出特色,略作疏解,留下广阔的艺术空间,让读者的理解力、想像力得以尽情地自由驰骋。这样导读的文字少一些,但读者的主动性却会更强一些。“自得”也会更多一些。编撰者这种意图,相信一定能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与支持。这套“古典文学导读丛书”一定会成为广大读者的益友,帮助他们在诗艺术天地中,尽情地获得审美乐趣。同时,也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不足之处提出批评,从而使它逐步完善。

前言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反映我国从西周初(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五百多年间的古代社会生活,不仅积淀了周代人民的智慧和经验,而且是华夏文明的文学结晶,在我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确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一)《诗经》的名称、作者和时地

《诗经》原称《诗》,或称《诗三百》。最早尊《诗》为“经”的见于《庄子·天运篇》和《荀子·劝学篇》。至西汉时,《诗》才被官方列入儒家经典,作为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的教科书,始称《诗经》。《诗经》全书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分十五《国风》,共有诗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有诗一百零五篇;《颂》分《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有诗四十篇。三部分合起来共有诗三百零五篇。后人称《诗三百》,乃是取其约数而言。此外,《小雅》中还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是用笙伴奏的,后人称为“笙诗”,但只有篇目,而无歌辞,可能是属于“过门曲”之类。所以现存《诗经》的篇目应是三百一十一篇,但实存诗三百零五篇。

《诗经》各篇的作者,除极少数在诗中留有名字,或有确凿的史料可考以外,绝大部分已不可考。因为《国风》是民歌,多属于民间集体创作,最初在人民中口耳相传,往往一个人唱出,或几个人倡和,并在流传过程中有所加工和修改,很难说是哪个人的作品。至于《雅》、《颂》的作者,也因时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以确考。虽然《毛诗序》解释各篇诗歌时,说成是某王、某妃、某公及其他历史人

物所作，往往是比附历史，穿凿附会，大多不可信。只有极少数作者确有史料可证，并与诗歌内容相切的是可信的。例如《邶风·载驰》，《毛诗序》云：“《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据《左传》闵公二年载：“许穆夫人赋《载驰》。”有史料佐证，其说是可信的。我们知道，闵公二年相当于公元前六六六年，因此许穆夫人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爱国女诗人，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诗人。

《诗经》各篇的年代，我们难以具体指明，只能根据各篇反映的内容及其艺术风格划一个大致的年代断限。如《周颂》，其中有《大武舞歌》的“《武》、《赉》、《桓》”等篇，显系周武王时期的作品，所以一般认为《周颂》时代最早，产生于西周初年。《大雅》的大部分作品也是西周初期的诗，小部分产生于西周后期。《小雅》和《国风》的少量作品，如《东山》、《破斧》等产生于西周初年，大部分作品产生于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鲁颂》是周平王东迁以后的作品。《商颂》的时代尚有争论，但据《史记·宋世家》，认为是东周宋国的作品。

《诗经》产生的地域是相当辽阔的，就十五《国风》来说，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并向南扩展到江汉流域，大致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安徽北部和甘肃东南部等地区。《雅》诗因都出自贵族文人和巫史之手，都产生在作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西都镐京和东都洛邑及其城郊周围地区。《颂》是最高统治者的祭祀乐歌，多产生于宫廷、庙堂之内。所以《周颂》产生在西周的镐京。《鲁颂》产生在春秋鲁国的首都，即今山东曲阜。《商颂》产生于春秋宋国首都，即今河南商丘。一说产生于商王朝的都城朝歌，即今河南淇县地区。

（二）《诗经》的结集、流传和分类

《诗经》作品的创作年代，上下五六百年，地域又广，加以当时社会交通不便，书写困难，各诸侯国的语言文字又不尽一致，那末，

《诗经》是怎样搜集编订出来的呢？

根据古代文献，周代设有采诗官，到民间去采诗。《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即采诗官）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说明从民间采集诗歌是一条途径。此外，周代还有献诗制度，《国语·周语》云：“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又《礼记·王制》亦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条献诗途径在当时是确实存在的。《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实”等，显系周代有献诗制度的有力佐证。上述记载说明《诗经》是通过采诗、献诗等渠道结集起来的。那么，结集在谁手里？是由谁整理编订的呢？

司马迁认为是孔子删选、整理、编订的。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一说法自唐代孔颖达就提出了怀疑，后经宋以来的学者考证，认为在孔子以前，《诗三百》已经定型。最有力的证据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周乐，鲁国乐工为他演唱的《风》、《雅》、《颂》的次序和篇目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而当时的孔子才八岁，所以孔子删诗说不足信。但孔子对《诗三百》进行了正乐工作，他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并把《诗三百》作为传授弟子的教本，这是可信的。根据历代学者的研究，一般认为结集在周王朝的太师、乐工们手里。因为《诗三百》都是乐歌，它采自各地诸侯国，经太师审定配乐后，又颁之诸侯国，成为统一通用的乐歌。所以太师和乐工是《诗三百》乐歌的搜集者、加工整理者和演唱者。而且太师又是教授者。《周礼·春官》：“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

颂。”就是明证。

至秦时，焚书坑儒，先秦典籍濒于毁灭的浩劫。因《诗经》易于背诵，一些幸存的儒生依靠口耳相传，得以流传下来。汉时传《诗》者，有鲁、齐、韩、毛四家。鲁人申培、齐人轅固生、燕人韩婴三家所传的本子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汉隶写的，故称“今文经”，西汉时并列于学官（即朝廷立为正式学习的科目）。鲁人毛亨、赵人毛萇所传的本子是用先秦古文字籀文写的，故称“古文经”，又称《毛诗》。因《毛诗》后来居上，颇为盛行。鲁、齐、韩三家诗先后散亡，只有《毛诗》一直流传到今天。

今传《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无所依傍，是开创性的。为何划分为三类？其根据是什么？有何特殊意义？古今学者众说纷纭，最有影响的有三说：《毛诗序》认为按诗的作用分；朱熹《诗集传》认为按作者身分和诗的内容分；郑樵《通志·总序》认为按音乐分。后世学者一般同意郑樵的说法，即“乡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由此可见，《诗经》主要是根据乐曲的不同来分类的。

所谓“风”，就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乐曲。所以“国风”就是指当时诸侯国所辖地区的乐曲，即地方土乐，犹今地方小调。如《秦风》，即陕西调。

所谓“雅”，朱熹认为：“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又“雅”与“夏”通，西周王畿是夏人故地。所以“雅”是西周王畿一带的正乐之歌，即所谓“正声”，以别于各地方的土乐。《雅》又有大、小之别，这可能是《雅》乐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大雅》时代早，属旧曲，纯粹一些。《小雅》时代晚，是新曲，受土风影响大一些，因而杂一些。

所谓“颂”，《毛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从性质和用途上说明了《颂》诗的特点。朱熹《诗集传》则进一步概括为：“颂者，宗庙之乐歌。”认为《颂》诗是专供王侯祭

祀宗庙用的乐歌。因为“美盛德之形容”，就是将先公先王的“盛德”用音乐歌舞形象地表现出来，所以《颂》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宗庙乐歌。

(三)《诗经》的思想内容

《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它真实地反映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古代人民的思想和感情，深刻地展示了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鲜明地勾勒出当时的社会面貌，内容十分丰富。今按其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反映农事劳动的诗篇。“采芣苢”、“采芣苢”、“采芣苢”周人本是一个古老而习于农耕的部落，农业又是周代社会的主要经济，因而周代统治者很重视农耕，所以《诗经》中有不少篇章反映了当时的农事劳动状况。《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等史诗，就追叙了周人祖先开辟荒田，划疆界，通沟渠，播百谷等发展农业的情况。《周南·芣苢》，则描写了一群女子采车前子时此起彼伏的群歌互答，表现了集体生产劳动的欢快场景，至今读来犹觉余音袅袅，有身临其境之感，真是韵味无穷。《魏风·十亩之间》，也写一群采桑女子一天紧张劳动后，呼朋唤友结伴同归的轻松愉快心情，使人神怡。而在《豳风·七月》里，详细地叙写农奴们从春耕、养蚕、纺织、染帛、秋收、打猎、修房、酿酒、凿冰等一年的艰苦劳动生活，他们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却被奴隶主掠夺走了，自己却过着无衣无褐的悲惨生活，勾勒了一幅鲜明的阶级对立图。但在《小雅·甫田》、《大田》里，则通过周王祀神祈谷的劝农活动，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并认识到人的力量的重要，终于说出“农夫克敏”的话来，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周颂》中的《噫嘻》和《载芟》，反映了西周前期农业的盛况，出现了“十千维耦”的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场面。《良耜》则赞美了农业工具的改进，是促使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时，在《小雅·无羊》和《鲁颂·驹》中可以看到当时畜牧业的繁盛。上述这些，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周代社

会农业生产状况和奴隶制社会形态的可靠史料。

(2) 反抗剥削、压迫的诗歌

阶级剥削和压迫,这是一切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在奴隶社会,就更为野蛮和残酷。这在《小雅·甫田》里就露其端:“俶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夫。”苛重的税收,使农奴饥饿得不能干活时,奴隶主才把陈粮发给农奴吃,农奴们连自己种的新粮都吃不上一口。在《豳风·七月》和《小雅·大东》里揭露得更为具体:如《七月》:“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言私其鞶,献豨于公”、“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等,不仅奴隶们全年劳动的果实被奴隶主霸占去,而且奴隶们的妻女随时有被奴隶主抢走和蹂躏的危险。《小雅·大东》一开篇:“小东大东,杼柚其空。”又云:“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百僚是试”,揭露了周族统治者对东方被奴役民族的压迫、掠夺更为残酷。正是在上述剥削压迫下,奴隶们忍无可忍,终于从心底发出了愤怒的反抗呼声。《魏风·伐檀》就是通过一群伐木奴隶在河边砍伐檀树为奴隶主造车,抑不住心头的不平,便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出了理直气壮的质问:“不去种田,却稻谷堆满仓。不去打猎,却野兽挂满院。”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奴隶社会中阶级压迫和剥削的铁的事实,以及剥削者的寄生虫本质,强烈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硕鼠》一诗,则巧妙地把奴隶主统治者比喻为吃人民粮食养肥的,却专门害人的人人可厌的“大老鼠”,并坚决表示要摆脱和消灭剥削制度的理想和愿望。尽管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远在两千多年前,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思想火花,标志着劳动人民的阶级觉醒。不仅成为千百年以来奴隶大起义和农民大起义的动力,而且反映了我国民族反抗剥削压迫的优良传统。

(3) 反映战争和徭役的诗篇

有周一代,四夷交侵,夷夏之间的斗争很激烈。据《后汉书》

载：“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遂攘夷敌而戍之。”可见与外族之间的战争几乎与周朝开国同时产生。特别至厉王时，暴虐无道，被国人逐出，政局动荡，玁狁等外族乘势入侵。宣王即位后，遂遣将进行反击，号称“中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诗经》中有不少反映战争的诗。如《小雅》的《出车》、《六月》和《采芣》，以及《大雅》的《江汉》、《常武》等，都是周宣王时代反击玁狁、西戎、荆蛮、淮夷、徐方（即徐夷）的。这些反对外来侵犯的正义战争，起了保卫国土，稳定局势，保护生产，维护华夏族利益和安全的作用。尤其是抗击外来侵犯的正义战争，劳动人民是积极拥护和支持的。如《秦风·无衣》，在一片“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的回答声中，表现了秦地人民同甘共苦，互相关心，团结一致的战斗意志。在“王于兴师”的号召下，踊跃参军，磨砺兵器，同赴战场，共御外侮，表达了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对后世反侵略的卫国战争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小雅·采薇》也表达了一个久役而归的戍卒，为了抗击玁狁，不顾个人安危，急国家之难的爱国热忱。这些反映了我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优良传统。

当然，由于战争，特别是奴隶主阶级争权夺利和镇压人民的战争，会加重兵役和徭役，给人民带来苦难和不幸。《豳风·东山》，通过东征士兵在归途中遥念家乡及亲人的悲喜交集的复杂心理活动，尤其是想象自己的家园一片冷落、荒凉、萧条景象，强烈地反映了征人向往和平安定生活的愿望，并隐寓着怨战情绪。《唐风·鸛羽》巧妙地以不善栖树的鸛羽为起兴，暗示役夫居无定所的痛苦生活。无穷无尽的劳役，迫使他长期漂泊在外，以致田园荒芜，父母衣食无着，急得役夫绝望地发出“悠悠苍天，曷其有所”的悲呼，痛彻肺腑，强烈地表现了对徭役的不满。《小雅·何草不黄》则形象地写出了征夫朝夕行役在外的痛苦和怨愤，并从心底发出“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和“独为匪民”的强烈质问，迸射出诅咒战争和徭役

的愤怒烈火。

正由于战争和徭役造成了征夫怨和役夫恨，因而也造成了无数怨妇悲。《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就是代表。《伯兮》的女主人公，自丈夫出征以后，她整天无心打扮，独守空闺，失去了生活中的一切欢乐，对亲人的刻骨相思，无法摆脱，痛苦万分！《君子于役》用白描手法勾画了日落西山，牛羊鸡犬皆已归来，独人不归的情景下，落笔“君子于役，如之何忽思”的感叹，深切感人。这也是对战争和徭役的有力控诉！

(4)反映爱情婚姻问题的诗篇 《诗经》中以恋爱婚姻问题为题材的作品数量多，内容丰富，反映了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各个方面：

有对爱情执着追求和直率表白的：《诗经》首篇《关雎》，就是一个青年炽烈地追求在河边采荇菜的姑娘，竟至彻夜不眠，“辗转反侧”，并在热切想象中把她娶过来，实现有情人终成伴侣的美好愿望。《召南·摽有梅》则写一位适龄姑娘恐怕青春易逝，迫不及待的直率地向男子倾诉求爱的心情，真是情真意切！

有密约的欢会和失恋的痛苦的：《邶风·静女》，开首“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就像电影的特写镜头，把一位热恋中的小伙子等待得焦急惶惑、抓头挠耳的情态凸现在读者面前。这对情侣经过等待后的会见，将是多么的欢乐，尽在不言之中。而《狡童》的女主人公，因恋人赌气不同她说话，也不和她一起吃饭，直急得她吃不下饭，睡不好觉，非常痛苦和伤心！

有离别的相思煎熬和别后重逢的惊喜：《王风·采葛》，描写一位男青年对采葛的姑娘无限爱慕，一天不见她，就如同时隔“三月”、“三秋”、“三年”一样难熬，表达了深挚的爱情。《郑风·风雨》中的女主人公，在一个夜色阴沉、风雨交加、鸡鸣不已的晚上，正当她思念心中的“君子”时，突然，她朝思暮想的“君子”出现在她面前，使她的心灵为之震动，一瞬间，平素相思的无限忧愁和痛苦，顷

刻冰消雪融。一连三章的“云胡不夷”、“云胡不瘳”、“云胡不喜”，便使这位女子别后重逢的惊喜，跃然纸上。

有受礼教压迫，恋爱不自由的；也有坚决抗争的：《郑风·将仲子》中的一位少女，很想和心上人仲子会见，但又顾虑多端，由怕父母之言，扩展到怕诸兄怕众人的非议，形象地表现出这位少女受到各方面的压力。《邶风·柏舟》则写一位姑娘衷心爱上一位柏木舟中的“髧彼两髦”的小伙子，并矢志不渝，但她母亲不同意。诗人便在两章末尾连用“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的悲呼作结，表达了这位姑娘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的坚强决心。

有婚姻不幸被遗弃的，也有婚后夫妇和美情深的：《卫风·氓》细致地描写一位勤劳、善良而刚强的女子和氓的婚姻关系，由初恋的甜蜜，婚后的幸福到被遗弃的痛苦经历，揭示了这个婚姻悲剧的直接原因是氓的负心背德，其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妇女受压迫、受奴役的社会现实，有力地揭露了夫权制的罪恶。《郑风·女曰鸡鸣》则写一对猎人夫妻间在凌晨时的一次精彩对话，将这对夫妻互相关心、互相体贴的和谐融洽的生活，以及永结同心、白头偕老的恩爱，表现得维妙维肖，展示了劳动人民的美好情操，十分感人。

有爱情真挚专一的：《郑风·出其东门》，以郑国城东门男女春游盛况为背景，在“如云”、“如荼”的众多美丽的游女中，诗中主人公看中了一位衣着俭朴的姑娘，并对她一往情深地表达了矢志不二的坚贞爱情。这种忠贞不渝，严肃对待爱情的高尚情操，至今还有借鉴意义。它使那些见异思迁，嫌贫爱富者为之汗颜！

从上可以看出，《诗经》中的爱情诗歌，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是真挚、热诚、淳朴、健康的。

(5)反映政治讽刺的诗歌

随着奴隶制的衰朽，政治日益黑暗。尤其是西周末年出现了周厉王、周幽王的暴政，搞得民不聊生，西周王朝濒临崩溃的边缘。

《诗经》中有不少优秀诗篇对此作了反映。这些政治讽刺诗，大都是斗争性比较强烈的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国风》中的讽刺性民歌，一类是《大雅》、《小雅》中的贵族文人的讽刺诗。内容很丰富，涉及到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像一把犀利的匕首，准确的搏击着当时黑暗腐朽的丑恶事实，矛头直指贵族统治者，予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如《邶风·新台》，讽刺卫宣公霸占儿媳宣姜；《鄘风·墙有茨》，揭露宣姜与庶子公子顽通奸；《齐风·南山》、《敝笱》和《载驱》，痛斥齐襄公淫于其妹文姜（鲁桓公夫人）的禽兽行为；《陈风·株林》，鞭挞了陈灵公与大臣孔宁、仪行父三人与寡妇夏姬的淫乱。劳动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并以嬉笑怒骂的诗歌武器，剥下了统治者的面皮，揭露了这一类衣冠禽兽的丑行，使他们千年万代也抹不去可耻的嘴脸，表现了劳动人民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

至于《大雅》、《小雅》中的贵族讽刺诗，由于多出于贵族士大夫文人之手，或因亲眼目睹当时政治的腐败和现实的黑暗，有较清醒的认识；或因自身遭到压抑和冤屈，因而写出一批悯时伤世、忧国忧民、畏谗忧讥、旨在规劝示警的诗篇，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混乱以及对国家危亡的忧虑。《大雅·桑柔》就揭露了周厉王时期贪虐无道，征役不息，以致“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的国乱民亡的现实；并痛斥尔虞吾诈、互相倾轧、不敢谏君的同僚，表达了一位正直老臣芮良夫呼天抢地的忧国忧民之心。《大雅·荡》则采用托古讽今的手法，借文王之口，嗟叹商纣贪婪暴戾，任用小人，善恶不明，沉湎于酒，怙恶不悛，废弃旧典，败坏根本，以致覆亡的教训，以此惩戒周厉王，并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作结，实则暗示周鉴在殷，灭亡也为期不远了。召穆公的寓意，何其深远！《小雅·正月》一开篇，就把矛头指向周幽王，指出当时社会的是非颠倒、环境险恶、人人自危和贫富对立，全由周幽王宠幸褒姒，重用佞臣所造成。作者从心底发出了“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跼”的悲呼！陈词激烈，哀痛感人。

《小雅·十月之交》直斥周幽王屡遭天灾而不知戒惧，反而纵容以褒姒为首的皇父等七人，聚敛财富，毁人屋，废人田，自营私邑于向，搞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诗人清醒地得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的结论，真是切中要害，一针见血。以上诗篇有力地深刻地抨击了当时的政治腐败和黑暗。

此外，《大雅·瞻卬》，以“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的事实，形象地概括了当时统治阶级之间的相互兼并、掠夺的矛盾。《小雅·北山》则通过一位青年士子，一连用十二种苦乐不均的不合理现象，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大小官吏之间劳逸不均的矛盾日趋尖锐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小雅·巷伯》、《巧言》、《青蝇》三篇，则对当时“职为乱阶”的谗佞小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如《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这两句奇妙的比喻，把诽谤者编造谣言，搬弄口舌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诗人对这些诬陷家深恶痛绝，要把他们投给豺虎吃，连豺虎都不吃，最后投给老天严惩，倾泻了诗人“除恶务尽”的激愤之情。至今还启人深思！

(6) 反映商、周开国的史诗

周初的史官和乐师，随着周代统治者歌颂胜利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写了不少歌颂周族祖先丰功伟绩的诗篇。这就是《大雅》中的一组叙述周民族开国的史诗，即《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叙述了周自始祖后稷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发展过程。如《生民》，以神话色彩描写周人始祖后稷是姜嫄踩着上帝的足迹怀孕生下的，被弃而不死，从小就能独立生活，生来就会种庄稼，而且年年丰收，是一位具有特异农业生产技能的英雄。《公刘》则写后稷曾孙公刘率周部族由邠迁豳，开荒辟地，并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营造居室定居，民赖其庆，是一位有非凡领导才能的英雄。《绵》是写文王祖父古公亶父由豳迁岐，定居肥沃的周原。划疆界，通沟渠，整田地，设官分职，营造城廓和宗庙宫室，奠定了部落国家